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補 第七回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

項羽便問美人何事。行者道：「我日間被那猴頭驚損心血，求大王先進合歡綺帳，妾身暫在榻上閑坐一回，還要吃些清茶，等心中煩悶好了纔上床。」項羽便抱住行者道：「我豈有丟美人而獨睡之理？一更不上床，寧願一更不睡；一夜不上床，情願一夜不睡。」當時項羽又對行者道：「美人，我今晚多吃了幾杯酒，五臟裡頭結成一個碗磊世界。等我講平話，一當相伴，二當出氣。」行者嬌嬌兒應道：「願大王平怒，慢慢說來。」項羽便慷慨悲憤，自陳其概；一隻手兒扯著佩刀，把左腳兒斜立，便道：「美人，美人，我罷了！項羽也是個男子，行年二□，不學書，不學劍，看見秦皇帝懵懂，便領著八千子弟，帶著七□歲范增，一心要做秦皇帝的替身。那時節，有個羽衣方士，他曉得些天數；我幾番叫個人兒去問他，他說秦命未絕。美人，你道秦命果然絕也不絕？

「後邊我的威勢盛了，志氣猛了，造化小兒也做不得主了；秦不該絕，絕了；楚不該興，興了。俺一朝把血腥腥宋義的頭顱兒掛起，眾將官魂兒飛了，舌兒長了，兩腳兒震了，那時我做項羽的好耍子也！

「章邯來戰，俺便去戰。這時節，秦兵的勢還盛，馬前跳出一員將士；吾便喝道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！』那一員將士見了我這黑漫漫的臉子，聽得我廓落落的聲音，撲的一響，在銀花馬上翻在銀花馬下。那一員將，吾倒不殺他。

「歇歇兒，又有一個大將，閃閃兒的紅旗上，分明寫著『大秦將軍章』。吾想到這個田地也不『大』了，忽然失聲在戰場上呵呵的笑。不想那員將軍見俺的笑臉兒，他便骨頭兒粉碎了，一把槍兒橫著，半個身兒斜著，把一面令旗兒亂招著，青金鑼兒敲著，只見一個金色將軍看定自家的營中趨著。那時俺在秦營邊，發起火性，便罵章邯：『秦國的小將！你自家不敢出頭，倒教三四寸乳孩兒拿著些柴頭木片，到俺這裡來祭刀頭！俺的寶刀頭說與我：『不要那些小廝們的血吃，要章邯血吃！』』我便聽了寶刀頭的說話，放了那廝。」

「美人，你道章邯怎麼樣？天色已暮了，章邯那廝，逕領著一萬的精兵，也不開口，也不打話，提著一把開山玉柄斧，望俺的頭上便劈。俺一身火熱，寶刀口兒也喇喇的響了。左右有個人叫做高三楚，他平日有些志氣，他說：『章邯不可殺他，還好降他。我帳中少個燒火軍士，便把這個職分賞了章邯罷。』俺那時又聽了高三楚的說話，輕輕把刀梢兒一撥，斬了他坐下花蛟馬，放他走了。那時節，章邯好怕也！」

行者低聲緩氣道：「大王，且吃口茶兒，慢慢再講。」項羽方纔歇得口，只聽得樵樓上鑿鑿響，已是二更了。項羽道：「美人，你要睡未？」行者道：「心中還是這等煩悶。」項羽道：「既是美人不睡，等俺再講：次日平明，俺還在那虎頭帳裡呼呼的睡著，只聽得南邊百萬人叫：『萬歲！萬歲！』北邊百萬人也叫：『萬歲！萬歲！』西邊百萬人也叫：『萬歲！』，東邊百萬人也叫：『萬歲！』。俺便翻個身兒，叫一個貼身的軍士，問他：『想是秦皇帝親身領了兵來與俺家對敵？他也是個天子，今日換件新甲？』

「美人，你便道那軍士怎麼樣講？那軍士跪在俺帳邊嗒嗒的說：『大王差了；如今還要講起「秦」字？八面諸侯現在大王玉帳門前，口稱「萬歲」。』俺見他這等說，就急急兒梳了頭，戴盔，洗了足，穿靴，也不去換新甲，登時傳令叫天下諸侯都進轅門講話。巳時傳的號令，午時牌兒換了，未時牌兒又換了，只見轅門外的諸侯再不進來，俺倒有些疑惑，便叫軍士去問那諸侯：『既要見俺，卻不火速進見，倒要俺來見你？』

「我的說話還有一句兒不完，忽然轅門大開，只見天下的諸侯王個個短了一段；俺大驚失色，暗想：『一伙英雄，為何只剩得半截的身子？』細細兒看一看，原來他把兩膝當了他的腳板，一步一步捱上階來。右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人兒，左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人兒。我那時正要喝他為何半日叫不進來，左右稟：『大王，那階下的諸侯接了大王號令，便在帳前商議，又不敢直了身子走進轅門，又不敢打拱，又不敢混雜；眾人思量伏在地上，又走不動，商商量量，愁愁苦苦，優優悶悶，慌慌張張，定得一個膝行法兒，纔敢進見。』

「俺見他這等說話，也有三分的憐憫，便叫天下諸侯抬起頭來。你道哪一個的頭兒敢動一動？哪一個的腳兒敢搖一搖？只聽得地底上洞洞兒一樣聲音，又不是鐘聲，又不是鼓聲，又不是金笳聲；定了性兒聽聽，原來是諸侯口稱『萬歲』，不敢抬頭。想當年項羽好耍子也！」

行者又做一個「花落空階聲」，叫：「大王辛苦了，吃些綠豆粥兒，消停再講。」項羽方纔住口。聽得樵樓上鑿鑿三聲鼓響，行者道：「三更了。」項羽道：「美人心病未消，待俺再講：此後沛公有些不謹，害俺受了小小兒的氣悶，俺也不睬他，竟入關中。只見一個人兒在□里之外，明明戴一頂日月星辰珠玉冠，穿一件山龍水藻黼黻文章袞，駕一座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，跟著幾千個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左右，擺一個長蛇勢子遠遠的擁來。他在松林夾縫裡忽然見了俺。那時節，前面一個人慌忙除了日月星辰珠玉冠，戴著一頂庶人麻布帽；脫了山龍水藻黼黻文章袞，換了一件青又白、白又青的淒涼服；下了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，把兩手兒做一個背上拱。那一班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都換了草條木帶，塗了個朱紅面，倒身俯伏，恨不得鑽入地裡頭幾千萬尺！他們打扮得停停當當；俺的烏騾馬去得快，一跨到了面前。只聽得道旁叫：『萬歲爺！萬歲爺！』俺把眼梢兒斜一斜；他又道：『萬歲爺爺！我是秦皇子嬰，投降萬歲爺的便是。』俺當年的氣性不好，一時手健，一刀兒蘇蘇切去，把數千人不論君臣，不管大小，都弄做個無頭鬼。俺那時好耍子也！便叫：『秦皇的幽魂，你早知今日。……』」

卻說行者一心原為著秦始皇，忽然見項羽說這三個字，便故意放鬆一步道：「大王，不要講了，我要眠。」項羽見虞美人說要眠，那敢不從，即便住口。聽得樵樓上鑿鑿打五聲更鼓，行者道：「大王，這一段話得久了，不覺跳過四更。」

行者就眠倒榻上；項羽也橫下身來，同枕而眠。行者又對項羽道：「大王，吾只是睡不穩。」項羽道：「既是美人不睡，等我再講平話。」行者道：「平話便講，如今不要講這些無顏話！」項羽道：「怎麼叫做無顏話？」行者道：「話他人叫做有顏話，話自己叫做無顏話。我且問你：秦始皇如今在那裡？」項羽道：「咳！秦始皇亦是個男子漢；只是一件：別人是乖男子，他是個呆男子。」行者道：「他並六國，築長城，也是有智之人。」項羽道：「美人，人要辨個智愚、愚智。始皇的智是個愚智。元造天尊見他懵懂得緊，不可放在古人世界，登時派到懵懂世界去。」

行者聽得「懵懂世界」四字，卻又是個望空，慌忙問：「懵懂世界相去有幾里路程？」

項羽道：「還隔一個未來世界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懵懂世界還隔一未來世界，那個曉得他在懵懂世界？」項羽道：「你却不知。原來魚霧村中有兩扇玉門，裡邊有條伏路，通著未來世界；未來世界中又有一條伏道，通懵懂世界。前年有一個人名喚新在，別號新居士，他也膽大，一日，推開玉門，竟往懵懂世界去，尋著父親歸家。來時，鬚髮盡白。那新居士走了一遭，原不該走第二遭了，他卻不肯安心，歇得三年，重出玉門，要去尋他外父；當時大禹玄帝重重大怒，不等他回來，叫人拿一張封皮封了玉門關。新居士在懵懂世界出來，見了玉門關兒緊閉，叫了一日，無人答應。東邊不收，西邊不管，這中人卻是難做。喜得新居士是有性情的，任在未來世界過了□多年，至今還不歸家。」

行者便叫：「大王，玉門果是奇觀，我明日要去看看。」項王道：「這個何難。此處到魚霧村，不過數步。」正說之間，聽得雞聲三唱，八扇綠紗窗變成魚肚白色，漸漸日出東山，初聽鼓舞。四個贈嫁在窗外走動，但有腳聲，無口聲。行者便叫：「蘋香，吾要起身。」一個贈嫁在窗外應道：「叫來。」

頃刻，蘋香推進房門；項羽扶了行者一同走起。登時就有一個贈嫁趨進，請娘娘到天歌舍梳洗。行者便要走動，又轉一念道：「若是禿禿光光，失美人的風韻。」輕輕推開綠紗窗兩扇，摘一瓣石榴花葉，手裡弄來弄去，仍舊丟在花砌之上。

行者轉身便走。不多時，走到天歌舍，只見一隻水磨長書桌上，擺一個銀漆盒兒，合著一盒月殿奇香粉；銀盒右邊排著一個碧琉璃盞兒，放一盞桃浪胭脂絮；銀盒左邊排著一個紫花盃，盃內放一根纏頭帶；又有一個細壺兒，放一壺畫眉青黛。東邊排大油梳一個，小油梳三個；西邊排著青玉油梳一套，次青玉油梳五斜，小青玉油梳五斜；西南排大九紋犀油梳四枚，小赤石梳四枚；東北方排冰玉細瓶，瓶中一罐百香蜜水，又有一隻百乳雲紋爵，爵中注著六七分潤指甲的截漿（即酒漿也）；西北擺著方空玉印紋石盆，盆中放清水，水中放著幾片奇石，石子上橫放一隻竹節柄小棕刷；南方擺著玄軟刷四柄，小玄軟刷四柄，人髮軟刷六柄；人髮軟刷邊又排一個水油半面梳一斜，牙方梳二斜，又有金鉗子一把，玉鑲剪刀一把，潔面刀一把，清烈薔薇露一盞，洗手茶米粉一鐘，綠玉香油一盞，都擺在一面青銅古鏡邊。

行者見了鏡子，慌忙照照，看比真美人何如，只見鏡中自己形容更添顏色。當時便有侍女兒簇擁行者，做髻的做髻，更衣的更衣。

曉妝纔罷，又見項羽跳入閣來，嚷道：「美人，玉門前去也！」行者大喜。項羽叫打轎；行者道：「大王這樣不知趣！一步兩步的路，又都是松陰柏屋之下；俗嗒嗒打什麼轎！」項羽就叫不許打轎。兩人攜手出閣。不多時，走到玉門關下；兩扇門上也不見什麼封皮，用手推推，玉門半開。行者暗想：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便把身子一閃，閃進玉門關；項羽慌慌張張，嗒嗒吃吃，扯住一把衣裳，又扯了一個空，撲的一跌。行者全然不顧，竟自走了。

卻說行者撞入玉門，原來是一直滾下去的。滾下數里，耳朵裡只聽得楚王哭聲，侍兒號叫；又滾下數里，纔不聽得，只是未來世界再不肯到。行者心焦，便嚷道：「哎喲，哎喲！老孫一向騙別人，今日反被項羽騙人無量井了！」忽聽得耳邊叫：「大聖不用憂煎！此處一大半路，再走一小半，便是未來世界。」行者道：「大哥，你在那裡說話？」那人道：「大聖，我在你隔壁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開了門等我進來吃口茶水。」那人道：「這裡是無人世界，沒得茶吃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無人，話無人的是哪個？」那人道：「大聖多的聰明，今日又呆！我是離身數的，卻不曾連身數。」

行者見門兒不開，賭個氣，苦用力一滾，直落下未來世界。剛剛立得地上，走得幾步，對面撞見當年六賊。行者笑道：「啐！時運不濟，白日裡見鬼！」六賊便喝：「美婦人休走，等我來剝下衣裳，留下些寶物買路！」

（竟是一篇項羽本紀。）